

空战在朝鲜

王苏红 王玉彬 著



本书以翔实的史料、充沛的情感、灵动的文笔，记载了一个最古老国家的 youngest 空军，同
一个最年轻的国家的最老牌的空
军，在朝鲜的上空进行的一场当
时最生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空战在朝鲜

王苏红 王玉彬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新登字(京)118号

书 名: 空 战 在 朝 鲜

著 者: 王苏红 王玉彬

出版者: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北京西什库茅屋胡同甲3号)
(邮政编码 100034 · 电报挂号 6550)

封 面: 解放军第二二〇七工厂

排版者: 北京海淀区海港印刷厂

印刷者: 北京丰台区丰华印刷厂

装订者: 北京密云水库装订厂

发行者: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总发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开 本: 787×1092毫米 1/32

印 张: 8.125

插 页:

字 数: 152,000

版 次: 1992年12月第1版

印 次: 1992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 数: 00,001-11,000

书 号: ISBN 7-5033-0344-3/I·402*

定 价: 4.30元 (膜)

(如有印刷、装订差错,可向本社调换)

目 录

序 章	(1)
第 一 章 并非神话	(5)
第 二 章 神话的溯源	(27)
第 三 章 筑起我们的鹰巢	(47)
第 四 章 翼振长空	(71)
第 五 章 战火拍响了国门	(103)
第 六 章 米格走廊	(125)
第 七 章 大洋之涛	(152)
第 八 章 轰炸大、小和岛	(165)
第 九 章 长镜头、短镜头	(174)
第 十 章 英雄史诗	(198)
第十一章 蓝天磨刀石	(220)
第十二章 指挥中枢	(237)
尾 章	(252)

序 章

中美空军将领举杯莫斯科

1956年6月。莫斯科。

6月的莫斯科一派温馨，应邀参加苏联航空节的各国代表，汇聚在中央“苏军之家”的花园里。丁香、紫藤吐着幽香，青草、绿树摇着翠影，明丽静谧的大自然最能造就宽松愉悦的心境。苏联领导人安排这次航空节，本意旨在打破僵局，与西方沟通。

无奈天公不作美，晴天霹雳，突降暴雨，宴会不得不临时移入大厅里。

宴会异常隆重。赫鲁晓夫、布尔加宁、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谢皮洛夫、什维尔尼科、朱可夫、布琼尼、伏罗希洛夫等国家首脑、军队元勋全部出席。

以中国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为团长的中国航空代表团应邀参加航空节。代表团的成员中有离开朝鲜战场不久，身上仍披着鸭绿江上空硝烟的原中朝联合空军司令聂凤智，

防空军副司令成钧等。

被邀请的还有美国空军参谋长特文宁，英国空军大臣伯奇，法国空军参谋长布洛克，埃及空军司令、朝鲜空军司令……

宴席上，刘亚楼司令员被安排在主位席，坐在赫鲁晓夫和朱可夫之间。

特文宁位于朱可夫、布尔加宁中间。

安排在大会上祝酒的是中国航空代表团团长刘亚楼，美国空军代表团团长特文宁。

在座的每一位都清楚地记得不久前发生的那场战争。

两位敌对营垒的将军相逢在宴会席上。

记者的摄影机镜头一直瞄准着这个方位。

苏联元帅朱可夫主持宴会，他举杯祝酒，而后请中国空军司令刘亚楼讲话。

这位个头不高的中国将军一向以干练、潇洒著称，他站起身，用不大的眼睛扫视了整个宴会厅，手里没拿稿子，即席讲道：

亲爱的朋友们，亲爱的同志们！

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航空代表团应苏联国防部长朱可夫元帅的邀请，来到苏联首都——红色莫斯科参加航空节活动，感到十分荣幸。首先感谢主人的盛情款待和给我们提供的良好机会，使我们能同世界各国空军同行接触，增进航空人员

之间的友谊。

我们希望加强了解，增进友谊……

他那典型的东方人脸上眉舒目展，真诚殷恳。他举起酒杯祝酒：“让我们为世界各国航空人员之间的友谊干杯！”

祝酒辞译成英语后，坐在朱可夫、布尔加宁中间的特文宁立即站起，这位美国五星上将伸过酒杯，欲和刘亚楼碰杯。

这一刹那，合众社、美联社、路透社的记者一下子围上来，镜头对准两只盛满了红葡萄酒的高脚玻璃杯。

两只酒杯碰在一起。

“砰！”

窗外甩过一串雷鸣。

血浆般的酒汁溢出杯盏。

摄影机的闪光灯在大厅里扯起道道闪电。

“请问：这是不是朝鲜战争结束后，中国将军同美国将军的第一次碰杯？”记者们向刘亚楼司令员争相提问。

刘亚楼答道：“是的。”

“这是不是象征着友谊？”记者们进一步追问。

刘亚楼微笑着点点头。

宴会厅顿时活跃。

苏联元首赫鲁晓夫满面笑容站起身，与这位早年就读于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的中国空军司令碰杯。

豪华的大厅里响起一片杯盏碰撞声、笑声、掌声。

兴奋的记者们顾不上碰杯，立刻用屋角早已准备好的电传打字机向国内拍发这个重要消息。

第二天，世界各国的电台、报纸，在黄金时间，显著位置，广播刊载了中美空军将领碰杯的新闻和照片。

世界再一次把目光投向中美。

震惊。

关注。

如同五年前发生在朝鲜半岛的那场战争。

.....

第一章 并非神话

没有了日月，没有了星辰，朝鲜半
岛的天空向世界呼唤。

朝鲜半岛像一条手臂，从亚洲大陆的肩头向南伸向日本海。

本世纪五十年代初，这条“手臂”向整个世界呼唤着正义！和平！

美利坚共和国的侦察机、轰炸机、运输机、联络机、战斗机、引导机……威风在这个半岛的上空；野马式、海盗式、流星式、雷射式、虎猫式、女妖式、佩刀式……整个半岛的天空成了美国的航空大博览。

不见了日月，不见了星辰。

这个白衣民族没有了自己的天空。

美国出版的《朝鲜战争中的美国空军》记载着这样的文字——

9月3日(1950年),美国远东空军由于朝鲜地区的天气晴朗,对北朝鲜共军发动了一次无论是直接来说还是引伸来说都可以称为“猛烈”的活动。那一天第5航空队出动了249架次的飞机进行密切支援,89架次的飞机进行空中封锁交通线,与此同时,35架B-29型轰炸机轰炸了紧靠在战线之后的9个城镇内敌人军队和装备集结地……

9月4日出动了160架次,9月5日出动了51架次(那天,天气恶劣,严重地妨碍了飞行)。9月6日出动了183架次……

9月11日,这天共出动了683架次飞机……

朝鲜,自古被世人称为“静谧的国土”,如今,她的“静谧”不复存在了。

吼叫的机群撕裂了天空,遮天蔽日。

呼啸的炸弹密如黑雨,一层层压下。

500磅的、1000磅的、2000磅的、4000磅的炸弹、照明弹、伞弹、塔松弹、燃烧弹……

大地变成火海。

城市遭受的破坏更是灭顶性的。大大小小的工业设施、交通枢纽、电力、水力网络均成为重点轰炸目标。随着这些目标的摧毁,居民区、医院、校舍、商店……无一幸免。爆炸声、坍塌声、人的呼救惨叫声,伴着黑烟血雾冉冉上

升，日夜凝结不散。

城镇化为瓦砾。

村庄变成焦土。

草木燃作灰烬。

长着苔藓的岩石也被炸成齑粉，没膝深，小风一吹，满山腾腾沸沸……

唯独没有冥灭的，是这个民族的灵魂。

这个男女老少喜欢身着白衣的民族是个善良俭朴的民族，更是一个不屈的民族。

在这块土地上，巨大的建筑物已经炸毁了，但那直耸的断墙却兀立在废墟之中，凛然表现着一种抗争。飞机大炮可以制造废墟，可是从废墟上站立的人是顽强不屈的。

美国第49战斗轰炸大队大队长史密斯有这样的评说：

敌军对于空军究竟具有多大的威力还是不太清楚的，不然的话，他们就是些不怕牺牲的人。因为我们一再发现在一座被摧毁的桥梁面前拥塞着首尾相接的卡车运输队，当我们对它们进行扫射时，卡车上的每一个人都就地站立起来用步枪对我们射击。如果换了我，在这种情况下就不会这样做。

史密斯轰炸大队长在空中将重磅炸弹一枚一枚投下的时候，他只明白一个真理——炸弹能将人的肉躯炸死、炸

飞，其它的，他是既不会明白，也不可能明白的。

他们拼命地轰炸，为了破坏一座普通的桥梁，以单机跟进的方式连续投弹，竟轮番进入 13—15 次。

1950 年 8 月底，远东空军轰炸机指挥部司令欧唐奈尔打电话给远东空军司令斯特莱梅耶说：“B—29 的飞行人员把指定的桥梁目标都轰炸完了。”

斯特莱梅耶非常满意，私下送去了几箱正宗苏格兰威士忌给炸毁桥梁的飞行人员，以示嘉奖。

可是，第二天他们发现“北朝鲜共军用沙袋和木材将破坏的桥梁支起，筑起了‘水下桥梁’或在河底筑起木材和沙袋的堤道来便利车辆通过。”

他们报告说：“由于这些堤道是筑在水下的，从空中找不到它的确实位置，进行破坏几乎是不可能的。北朝鲜共军在水下桥梁和堤道上兴高采烈地驾驶着火车穿梭似地来回奔驰，这使我们颇为惊讶……”

麦克阿瑟对五角大楼的参谋长联席会议说：“我们正在采取一切可行的办法来努力建立一支能够把敌人阻止在所必需的兵力，但迄今为止，我们所做的努力一直没有效果。”麦克阿瑟戴着他那与众不同的战斗帽，身穿一件棕色的皮飞行夹克，手里拿着玉米棒芯做的烟斗，解释说：“敌人的装甲是第一流的，敌人的步兵质量也是第一等的，但空中的优势在我们一边，这是至关重要的。”

为了对付这“第一等”的敌人，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向远东空军司令部发出了严峻的命令：必须调动所有

兵力，利用空中威力抗击北朝鲜军的闪电战术！

于是，一场铺天盖地的大轰炸又开始了。这种轰炸被远东空军称之为“地毯轰炸”、“饱和轰炸”，无疑，这形容得十分贴切和准确。

菲律宾的太阳和南方十字星座

朝鲜战争初期，北朝鲜人民军拥有 132 架作战飞机，南朝鲜李承晚的空军只有 16 架。那时候朝鲜半岛的上空悬挂着自己的太阳，闪烁的是北极星座。

当美国五角大楼的指令传达到麦克阿瑟手上的时候，这一切发生了变化。

被华盛顿任命为盟军总司令、联合国军总司令、远东军总司令、远东美陆军总司令，有着 50 年军旅生涯的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此时已经 70 高龄。这是他一生中参与的第四次战争。两次世界大战他皆驰骋疆场，战功赫赫，是美国五星上将之一。

麦克阿瑟早年毕业于西点军校，身高 5 英尺 11 英寸，70 岁高龄腰板依然挺得笔直，“仿佛脊柱是一根旗杆”。他的眼睛和头发都是深褐色的，有人说他的头发是染过的。他烟瘾很大，但不喜欢酒。他很注意自己的仪表，仿佛除了大小便和睡眠，其它每一时刻都应记录下来，载入史册。

他博览群书，有非凡的记忆力，无论什么话题在他谈来都能绘声绘色，且中肯扼要。但是他在公开场合的讲话

却冗长拉杂，空洞无物，华丽的词藻和优雅的古典语言使人听起来既附庸风雅又像卖弄他的学问。

在他的口中常听到这样的话：“我的陆军”，“我的海军”或“我的空军”。他渴望并认为应该得到一切人的赞誉和崇拜，即使是上帝，见了他麦克阿瑟也会步下神坛。美国陆军副参谋长李奇微将军说，这“使他在一些场合伸手要荣誉，或者贪他人之功据为己有。”

战争对于麦克阿瑟，犹如水对于鱼，林对于鸟，空气对于人。或许在他一日三次的虔诚祈祷中，呼唤战争是最主要的内容。他一生眷恋战争，狂热战争，倘若上帝有一日允许他面禀要求，他的要求一定是：战争！世界战争！全球战争！他那已经不低的丰碑需要士兵的躯体继续加高，擦亮肩章上那五颗星星最好的东西莫过于血雨腥风。失去了枪声的日子对麦克阿瑟是太阳陨落的日子，唯有战火飞滚、横尸遍野才能使他精神焕发、豪情激荡。

这个时刻终于到来了。

麦克阿瑟找来了远东空军副司令帕里特奇。

他要帕里特奇立即将空军投入战斗。他极有预见地说：“如果空军能在当天晚上和第二天做出有效的努力，那就能取得影响深远的后果。”

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首先抠响的是现代化武器的扳机。

于是，朝鲜战争的帷幕从天空拉开。

于是，美国远东空军率先出台亮相。

这是一支历史不长，却满载盛誉的空军。朝鲜战争的爆发，使他们又有了建立功勋的机会，他们当仁不让，用佩带着菱形肩章的臂膀挑起了空中的优势，活跃于战争的自始至终。

菱形肩章是远东空军的骄傲，设计十分别致，蓝色衬底，托举着一枚菲律宾的太阳和五颗金黄的星星。

五颗星星呈十字图案，是南方十字星座的象征。居住在南半球的人们对南方十字星座的感情，犹如我们对北极星座。

南方十字星座标志着这支空军的诞生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西太平洋战区需要有一个空军总部来指挥该战区的美国空军部队，于是远东空军于1944年6月15日在澳大利亚的布里斯本诞生。这是远东空军的正式命名，但作为在远东作战的空军部队，早已存在，只不过于1941年被日本人赶出了菲律宾。

远东空军把南方十字星座和菲律宾太阳作为徽标佩于肩上，寓意在“新生的远东空军要雪此国耻”。菲律宾的太阳描述了过去，南方十字星座预示着未来。

接下来的事实是远东空军一步步无情地将日本人击退，直到日本人最后投降。于是这个历史并不悠久的军团盛誉天下。

这是五星上将麦克阿瑟的一支嫡系部队，是美国部署在西南太平洋战区的主要空军力量。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几年里，远东空军司令曾多

次更换，1949年4月，乔治·E·斯特莱梅耶中将出任司令官。曾有记者描述这位将军具有“和蔼、风趣的大学教授派头”。这种描述对于这位空军老指挥官并不全面。他办事果断，一丝不苟，决不迁就任何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斯特莱梅耶将军在亚洲服役了近三年，先后任印缅战区陆军航空队司令、驻中国陆军航空队司令等职，他对亚洲的天空了如指掌。

朝鲜战争期间，这位空军老将一直在日本东京的一幢摩天大楼——明治大楼内，指挥着他的远东空军。

这幢大楼俯视着裕仁天皇皇宫里的庭院，在那满院花木扶疏的上空，斯特莱梅耶像只擎天大鹏有一种无法言喻的征服感。望着落红流水画廊飞檐，他想的是如何把翼阴继续伸延，伸到隔海相望的那个半岛的上空去，让“菲律宾的太阳和南方十字星座”取代“高丽太阳和北斗星座”。

他要办上帝办不到的事情。

实现这个壮举，他首先派遣的是第5航空队。

这个航空队成立于澳大利亚的布里斯本，时间是1942年9月3日，比远东空军总部要早两年，单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它的元老地位。在远东空军所属四个航空队中，无论是战斗素质，武器装备，还是受器重的程度，它都是佼佼者。

它的司令官帕特里奇将军同时兼任远东空军副司令。这个长着一头蓬松灰发、个子修长的少将是位“轰炸大王”，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曾任第12轰炸指挥部参谋长，以

及第8航空队第3师师长。

有着一流现代化武器和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骄傲的美国人，不怀疑这个半岛是唾手可得的，使其改天换日，也是指日可待的事。当驻扎在美国本土的第19轰炸机大队奉命进驻冲绳空军基地，准备参战的时候，飞行员接到的通知是：“这次行动仅需一周时间，带上一套飞行服及几件内衣就可以了。”另一个奉命调动，准备参战的第3轻型轰炸机大队的飞行人员则问道：“朝鲜在哪里？”“我们为什么轰炸朝鲜？”

这就是麦克阿瑟手中的一张王牌——远东空军战前的基本状况。

麦克阿瑟的另一张王牌是联合国军。尽管这位五星上将和白宫都十分明白这支包括海、陆、空在内的其它国家军队为数不多，且缺乏战斗力，但其作用并不在作战。后来接任麦克阿瑟职位的李奇微将军说得极其坦率：“尽管联合国其它成员国实际提供的人力并不很多，可是在联合国的旗帜下作战，能使我们在朝鲜的行动带有道义上得到支持的色彩，而这在我们与自由世界其它国家打交道时，具有无可估量的价值。”

联合国军——一面金色辉煌的旗帜。

挥舞起这面大旗，美国人堂而皇之地从地球的那一边来到了地球的这一边，陆、海、空立体式扑向这个独立的亚洲半岛国家。

作为一个有经验的空军司令官，斯特莱梅耶知道得很